



HARLEQUIN®

禾林

027

禾林小说



HARLEQUIN®

Playboy Lover

花心情人

[澳] 琳赛·阿姆斯特朗 著

Lindsay Armstrong

张守春 译

花
心
情
人

[澳] 琳赛·阿姆斯特朗 著
张守春 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禾林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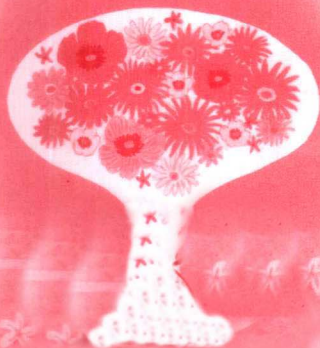


HARLEQUIN®

花心情人

[澳] 琳赛·阿姆斯特朗 著

张守春 译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心情人/[澳]阿姆斯特朗著;张守春译.-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2000.11

(禾林浪漫小说)

ISBN 7-5313-2283-8

I.花… II.①阿… ②张… III.长篇小说-澳大利亚-现代 IV.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4006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960 毫米 1/32 字数:85 千字 印张:7 插页:4
印数:1—15,000 册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邵丹
封面设计:王复冈

责任校对:唐惠凡
版式设计:耿志远

ISBN 7-5313-2283-8/I·1982 定价:10.00 元

走过四季的浪漫

在落叶的低语呢喃中，在雪花飘飞的曼妙身影里，我已走过了春的温馨，夏的火热，秋的缠绵，迎来了冬的纯洁。四季的旖旎风光，也是四季的浪漫情怀。承载着无数美好的回忆，承载着你对我多情的眷顾，我在感动的同时，也不忘回报你对我深情的厚爱。

百炼钢是如何化为绕指柔的？工作狂是怎样成为爱情俘虏的？冷傲的孤鹰为什么结束了漂泊和流浪？看看《圣诞有禧》，答案尽在其中！

婚前，他们是不“打”不相识；婚后，他们过着相敬如“冰”的生活。但即使在最硬的坚冰下，也有暗潮汹涌。不是冤家不聚头，而他们又是一对《欢喜冤家》！

好友《引“郎”入室》，偏偏“深受其害”的却是她。他不仅三番四次、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，就连她的心也被他攻陷了。

现实中的他英俊潇洒，温柔体贴；传闻中的他花名在外，处处留情。她如何能将一腔柔情交付给

这个《花心情人》呢？

童话中，王子的一吻唤醒了沉睡百年的公主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；小说里，兰斯的一吻却成了罩在安吉身上的魔咒，让她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。九年的痴痴等待，只因为《一吻难忘》！也许解铃还需系铃人？

雪舞的日子捧一册禾林，拥一怀浪漫情愫，品世间至美真情！

禾林小说，让有情人都成眷属！

第 1 章

“你 真是……美极了。”
朵妮卡·林德没有应声，只是重重地吸了口气，闭上眼睛，任凭这男人搂住她，吻她的喉咙和半裸的肩膀。她对他只知名还不知姓。通常，她总是像逃避瘟疫似的逃避这类男人的。

然而，此刻在这个月光如水的白色阳台上，远临着船桅如林的布崂沃河港，她被他搂得越来越紧。他们是在一小时前的聚会上刚刚相遇的，而这个聚会，她原本就没想参加。

他一出现在聚会上，大家就为之倾倒。宽肩窄

2 ★花心情人

臀，一头浓密的金发，简直魅力四射，尤其是那双夺目的深蓝色眼睛，满溢着神秘与温情。

朵妮卡揣测，在场的女宾客都免不了会被他吸引，就连她自己，虽然看惯了日月春风，也感到一阵战栗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心情才平静下来。

他和晚会的女主人匆匆交谈了几句，随后出乎意料地向她径直走来，做了自我介绍，然后请她跳上一曲。一切就这么开始了。

两个人谈话不多，却跳了近一个小时。在旁人看来，这是一对绝妙的组合，不仅舞步配合得天衣无缝，身材也十分般配。她用冷艳的绿眼睛漫不经心地瞟了他一下，发现了这一点。他似乎看透了她的心理，回敬以会意的一笑，继续以修长有力的手带她起舞。停在她腰际的手，抚触如此真实，使她无端产生了一种幻觉，仿佛自己那光洁的黑色长裙并不存在。

此刻，她不禁抛开了刻意的冷淡，开始关心他是谁了。

这是她的朋友吉尔的生日舞会。吉尔特意包下了海上仙境商城的一个餐厅。

吉尔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时装设计师，朵妮卡刚

进来时，看见她正被一群人围着，这些人就喜好香槟酒和聚会，谈起话来不外乎是发型、时装、汽车、高尔夫、五星级饭店、度假旅游之类，或者证券投资买卖什么的。

总在聚会上遇见这些人——朵妮卡心里暗暗叹气。

吉尔极力邀请朵妮卡前来赴会，“来吧，朵妮卡。”她说，“你和布莱斯分手都好几个月了，该振作一点啦，要是怕看见他，我们不请他就是了。”

“我没有不振作。”

“那就行动吧，行动就是证明啊……宝贝儿，咱俩是老朋友了，听我的没错儿……”她俩从中学起就是同学。”你应该摆脱从前，重新再来。这回客人里面可有几个蛮不错的呢。”

然而“这回的客人”却依然是原来那一群常客，她深恨自己被硬扯了来。她的心情直到他到来才改变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嗨，我叫罗瑞，我猜你是朵妮卡吧，可以和我一起跳个舞吗？”

我怎么就接受了呢？她事后感到难以置信。是厌倦了装扮那种欢快饶舌的晚会常客吗？是因为没人陪吗？是因为吉尔正紧紧盯着我，一旦我中途退

4 ★花心情人

场，她就会阻止我吗？或许是因为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，自我感觉太好，所以我才接受挑战，要与他较量吗？

想起自己刚才疲惫不堪、无精打采地回了他一个“行”，她的心里不由得抽了一下。

随后她发现两人配合得恰到好处，他声音浑厚，措辞文雅，语调得体，舞步娴熟，节拍感跟她如出一辙，他那健美的手形……

哇，我一定是疯了，她暗自想，忍不住又瞟了他一下，看到一双略带揶揄的蓝眼睛。

他说：“去聊聊吗？还是接着跳？”

她应声抬头，耸耸肩，做出无所谓的样子，小声说：“我不大喜欢聊天，不过你要真想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”他打断说，手在她的腰间换了换地方，“嗯，请允许我说，这裙子很配你。”他把目光盯在她的身上，那是一件吉尔设计的衣服，长长的垂感很好的黑丝绸晚礼服，肩带细如鞋带，除了一串珍珠，没有别的装饰。

她一头金黄亮泽的卷曲长发垂在耳后，衬着她的珍珠耳饰，没有戒指，没有手镯，甚至没有手表，只有一个天鹅绒的紫色小手袋挽在手腕上，里

边装了极简单的女性必需品。

“你皮肤真好，”他一边跳舞，一边把他那妙不可言的手搭在她裸着的上臂上，“它根本不需要什么装饰品。”

朵妮卡扬了扬眉毛，仿佛是说，这种恭维我可听得多了。他笑了笑，不以为意，表现得很成熟，不过，她对他还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。她瞟了他一眼，还是随他接着跳了。

接下来的音乐伴奏缓慢下来，显得舒缓缠绵，如梦如幻。这个时候，要么就跳那种亲密撩人的贴面舞，要么就停下来，转身离去。

她责怪自己为什么没选择离去，这个男人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吸引了她？她只是依偎在他的臂弯里，他那比例优美的结实身体紧贴着她。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也许是音乐惹的祸，也许是因为她不想回到嘈杂的现实里去，也许几个月来的孤独隐隐啮咬着她，也许仅仅是需要一个男人来安慰吧。

终于，音乐暂停，他拉着她穿过人群，来到静寂无人的阳台上，继而把她搂在怀里，吻她……

“朵妮卡？”

“罗瑞……你，”她断断续续地说，“不要……”

6 ★花心情人

别在这里……我是说……我是说……”

“我同意。”他深沉而平静地说，又吻了一下她那丰润的唇，并在她蓬乱的髻发上抚摩了一下，“到我那儿去吧。”

“嗯，我该回去了。”她有点儿慌张，他吻她的肩窝时，弄断了她的一根肩带。

“来吧，就在马路对面。”

她脑子里一片空白，随他往楼下走。她用手提着衣裙，以免给它绊着。等到了路口两人慢下来时，她忽然恢复了理智。

她松开一只手，停下来，手指插入长发，摸到了那根断了的带子。“去哪儿？”她盯着他湛蓝的眼睛问。

“我住喜来登酒店，就在马路对面，朵妮卡——”

“不要！”她沙哑地说，“我不是那种女人……不不，我跟你都不认识。”

他们目光相交，然后他的目光落在她因肩带断开而露出上半乳沟的胸前，他说：“我觉得我们已经了解得很多了。”

她双颊有点儿发烧，但他依旧说下去，“我以

为你是，哦……想那样呢，朵妮卡——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叫朵妮卡？”她喃喃自语着，惊异地睁大眼睛。

他不自然地一笑，“你怎么刚想到问啊？我向别人打听的。”

“打听我干吗？”

“我喜欢你的样子。”

她哽咽了一下。

“我喜欢你走动的体态，喜欢你看人的样子——慵懒又傲气，再加上一副撩人的身材，嗯，很迷人。”他故意夸张地说，“我知道怎么才能让你兴奋起来。这没什么错啊。”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在阳台搂着你时，你是挺兴奋的嘛，”他神色狡黠地挑了一下眉毛，“你一点儿也不反抗。这会儿我倒有点儿搞不懂你了。朵妮卡——”

“你——”朵妮卡吐出这个字的同时，举起手来，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然后飞也似的转身跑掉了。

“我猜你早上心情不好。”

8 ★花心情人

朵妮卡看了一眼秘书萨丽，把文件夹丢在桌上，坐下来：“你猜得不错，早上的会开得真无聊，净是些动员大家努力工作的话。”

“他又讲这个啦？”萨丽问，她指的是他们的老板康洛德。她俩在一家颇有威望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，朵妮卡做税务方面的咨询专员。萨丽已步入中年，看上去却让人想起一只欢跳饶舌的鸟，栖在桌子的一角上。

“是啊，”朵妮卡说，“说什么死也不能丢掉一个客户，等等等等。”她望了望自己堆积如山的文件。“这么多账，从哪家开始啊？”

“那是因为你接管了一部分史密斯老先生的账，这真的是件很光彩的事！”萨丽宽慰朵妮卡说，“你才二十七岁，可谁不承认，你是公司脱颖而出的人材啊，林德小姐。”

“不过眼下我可是干得多，挣得少，”朵妮卡做个鬼脸，“当然，也不尽然。”

“我看也是。”萨丽说得一本正经，眼角打量着朵妮卡可爱的草绿色亚麻套装，宽肩长款外套里面衬着黑色真丝衬衣，下面的短裙配精致的黑色长筒丝袜，脚穿一双精巧的黑色轻便鞋。“没多少人能

穿得起吉尔设计的衣服。”

朵妮卡眨了眨眼，顺口回答：“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是打折卖给我的。”她抬起一只手，“不错，按原价我也买得起，但我从记事儿起就和吉尔是好朋友。她设计样子，我帮她缝。那时候我们才十二岁。”

“哦，你昨晚睡得不算早吧？”

朵妮卡警惕地往椅背上靠了靠，“你怎么问起这个来了。”

“你看上去有点儿憔悴，眼圈下面多少有点儿黑影。”萨丽的话一针见血，“当然，再一开会，就更难受了。”

“好啦好啦，忙你的去吧，萨丽。”朵妮卡悻悻地说，“哎——等一会儿，先看一下今天我的工作安排都是什么吧。”

“行，等会儿我再给你冲杯咖啡提提神儿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”萨丽说，“十二点钟，你和埃默里·琼斯有个会面。”

“没听说过他啊。”

“他是史密斯老先生以前的客户，而且是个大客户。”萨丽强调道，“聪明人都不肯失去这样的客

10★花心情人

户。他们家族请我们做会计事务已经有好多年了！”

萨丽讲完，出去给朵妮卡冲咖啡了。

朵妮卡靠在椅背上叹息了一下，她几乎一夜未眠，疲惫不堪，现在只有半小时的时间来了解这位埃默里·琼斯的税务问题了。电话铃忽然响了，是吉尔打来的。

“宝贝，好吗？昨晚你走的时候我没看见。”

“还好，”朵妮卡声音轻柔，但是感到两颊发烧，“你的晚会很不错，吉尔。”

“你觉得罗瑞怎么样，我看见你俩跳舞了。”

朵妮卡迟疑了一下，“他嘛……很有趣。”

“当然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他是恰好在那里的。他来了好几天了，昨天下午我碰到他，当场就请他来做客。告诉你吧，罗瑞可是……”

“实在抱歉！吉尔，我正陪着客户呢。”朵妮卡扯了个谎，“等我有空儿打给你吧。”

朵妮卡放下电话，心里想着必须回避吉尔这样的老朋友，不管能不能做到。她痛苦地把眼睛闭上，唉，昨天晚上的一切真是令人难以相信。

萨丽端着咖啡回来了。朵妮卡一边喝咖啡一边告诫自己，要专心地工作，尤其是这个埃默里·琼

斯先生的事，不管他是谁。

她猜想，琼斯先生一定是个干巴得脱了水的家伙，史密斯先生从前的客户都是这副尊容。不过，当她翻阅卷宗时，不禁对他的资产刮目相看，两个奶牛基地，一个陶瓷工厂，好多家生产工具连锁店，一个金矿……

朵妮卡看着材料，听见火灾报警器又发作了。她们这家会计师事务所——康惠公司——刚刚搬进新写字楼，宽敞豪华，凭窗可以看见嫩龙江流过，惟一恼人的是报警器时常无故自行乱叫。

她皱皱眉头，咕哝了一声：“上帝呀，真要哪天失火了，看该怎么办。”

这时有人轻轻敲门，她正埋头看东西，只轻声应了一声：“进来。”

等她抬起头时，发现来人不是萨丽，也不是别人，却是那个罗瑞！他穿着一条休闲牛仔裤和黑色衬衫，依旧英俊迷人，还有那种揶揄诡谲的眼光，一看见朵妮卡，他也吃了一惊。

朵妮卡几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两人四目相对。她站起来，握着椅子背，冷冷地说：“瞧，我可是一点儿也不想见你，你也没权力到这里来，请

12★花心情人

你走开好吗？”

“哦？”他粲然一笑，带着一抹嘲讽，“不幸得很，我确实有权力到这里来。”朵妮卡发作了，“你向吉尔打听的吧？她根本没权力张扬我在哪儿上班，我也不愿让人纠缠，如果你不走，我就叫人请你走，姓……”

“姓琼斯的。”他接话说，“我们连互相姓什么都还没来得及问呢，是吧？”他眼里那种玩世不恭的神情，令朵妮卡不由得暗自一惊。她瞥见对方手里捏着的一叠文件，不禁吃惊地张开了嘴，“你不会是……”

这时萨丽走了进来，“噢，您一定是埃默里·琼斯先生吧，对不起，我刚好离开了。好了，林德小姐，这是埃默里·琼斯先生，史密斯先生退休前的一个让人尊敬的客户。琼斯先生，这是林德小姐，由她接替给您继续做会计事务。您要咖啡吗？”

“谢谢，不用，”罗瑞竭力忍住笑意，“我可以直接请林德小姐开始为我服务了。朵妮卡，这么说，是你接管史密斯老先生的业务了，祝贺你。”他把手伸了出来。

朵妮卡盯着他，几乎僵住了，而萨丽突然抛掉